

游荡

许知远 作品

集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CHINA

游 荡 集

许 知 远 作 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荡集 / 许知远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404-9223-6

I. ①游… II. ①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80865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文学·游记

YOU DANG JI 游荡集

作 者: 许知远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于向勇 秦 青

策划编辑: 王远哲

文字编辑: 包 晗

营销编辑: 刘晓晨 刘 迪 初 晨

版式设计: 潘雪琴

内文排版: 麦莫瑞

封面摄影: 尤明慧

封面设计: Gervision 格局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164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9223-6

定 价: 4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序

年轻时，喜欢为自己的书撰写序言。它是长期努力后的高潮一刻，满足一个征服者对自己的灵感、洞见和自得的故作漫不经心的炫耀；它也是一种虚弱，出于对文本缺乏真正的信心，必须在序言中更姿态鲜明，为全书赋予某种逻辑与意义。

这本《游荡集》，收集的是旅途中的意念断片，它们曾散落在航班的餐桌上，某个县城空荡的酒吧里，或者临时租借的公寓中，是自我感受和编辑催稿的合成品，灵感和细腻总是在仓促中跌跌撞撞。我曾以Jan Morris和奈保尔为榜样，他们皆周游世界、饱经人事，他们能在现实与历史间自由思考，能在写作中精确捕捉当下之情绪，并探测到它的过去与未来。我期望自己能和他们一样天真又老练。

事实上，我缺乏的是他们持久不衰的耐心。这些随机的断片，只是我更大野心的副产品，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力，它们更多源自强迫症般的记录欲——既然我在旧金山与横滨做了闲荡，与姜文在一个午后喝了威士忌，听一个香港人在特拉维夫唱了《我为祖国献石油》，何不把这

些即兴的感受记下来？很可惜，我总是不信任即兴情绪，又习惯性地加入了各种材料。

我的编辑，不仅耐心收集了这些断片，还说服我它们颇有阅读的乐趣，会为中文世界新兴的旅行写作增添一丝色彩。我总是对类似的甜言蜜语——不管它显得多么没有基础——缺乏抵御力。况且，我那些自认更富系统的工作因为庞大而进展迟缓，我担心自己在抵达深度之前已丧失了灵活，我只能继续旅行，积累更多的断片。于是，我接受了这本书的出版，撰写了这则序言。

许知远

2019年5月3日 于东风乡

目 录

自序	001
----	-----

时代的预言家

灿烂的“野蛮人”	002
湖畔散步	013
一个诗人的转变	018
中国的味道	031
一个意外的预言家	038
两种逃离	044
海妖服务器	052
阿瑟·H. 史密斯眼中的中国	057
一个罗马尼亚人在纽约	064
循环的历史？	069
两个狂想者	076

城市漫游者

大马士革门外	082
特拉维夫的香港人	087
汾阳的烟尘	092
中山陵	096
北平的味道	101
被夸大的神话？	107
另一个新加坡故事	113
欢呼的囚徒	119
横滨往事	127
大屠杀、卡戴珊与亚美尼亚	138
浮月楼中的忧虑	143
寿喜烧里的明治维新	147
凤鸣馆一夜	151

沉默的记忆

一个写日记的人	156
梁启超的美国	161
浪漫的失败者	170
刺 客	174
坂本龙马牌咖啡	180
浪荡的革命者	189
沉默的记忆	195
焦虑的联盟	200
作为方法的日本	211
历史的暧昧角落	219
帝国的最后低语	226

时代的预言家

灿烂的“野蛮人”

一

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确实抵得上1000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幅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变作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4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30余年，当当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

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我们都处于青春的躁动与困惑中，经常牛仔裤配褪色绿军装，斜背着父亲留下的旧军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说。这也是十足的虚张声势，我们压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讪，倘若碰到街头的小痞子，只会心怦怦乱跳，赶快骑车绕过。因为这部电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样，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化英雄，他们大胆、个性鲜明，玩世不恭又充满真诚。

夏天结束了，我进入大学读书。波普尔、哈耶克、李普曼、加缪、胡适、陈寅恪……这一连串知识分子突然进入视野。我对他们的博学、道德坚持大为叹服，认定它比那种懵懂的青春冲动更值得追逐。我甚至开始反感王朔式语言，认同一位上海学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毁伪崇高时，也破坏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态背后，是对特权的迷恋。这也影响了我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看法，成长起来的少年坐着凯迪拉克穿过长安街时，它像是对特权的另一次炫耀，他们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开始着迷一种知识分子姿态，要批判社会，严肃、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欢他们展露出的反智倾向。

姜文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长的话剧时，一位记者朋友带我去探班。舞台上的他，气场依然慑人，他

庞大而傲慢，令人同时心生羡慕和排斥。接下来，我买过盗版的《鬼子来了》，在电影院看过《天地英雄》，带着期待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

我对《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感受复杂。我没看懂一些段落，对另一些段落无比着迷。陈冲扭动的臀部，黄秋生所唱的梭罗河，都让我再难忘却。久石让的配乐在我脑中盘旋多日，也让我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乡村骑士》，姜文在无意中塑造了我的音乐趣味，我喜欢古典音乐多半源于他，且是这种抒情、甜美型的曲风。后来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骑士》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

“他写了一首诗”，我的一个朋友走出影院后说。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对诗没太多兴趣，一心要捕捉时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中，20世纪90年代的少许闲散让位于技术、商业驱动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这股潮流的顶峰图腾。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对这历史性变迁的描述，分析一个大国崛起时的规模与力量，崛起背后的牺牲与阴影。姜文表现出的一切，显得过分私人化。它既没如《鬼子来了》一样获得国际奖项，也未在中国观众中激起广泛共鸣。我还记得一则报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说看不懂的观众，他还不厌其详地罗列影片动用了多少飞禽走兽，空运了多少鲜花，铺设了怎样的轨道，连剧中的婴儿都是他刚出生的儿子等种种细节。他对电影有一种罕见的狂热，对每个细节都有偏执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却不太动筷子，吃相不够尽兴。

3年后上映的《让子弹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激起了公众的情

绪浪潮，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的票房纪录。我却感到不安，比起《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中的一切都显得过分恰当，它的戏谑与嘲讽，与兴起的互联网话语系统不谋而合，它对人性与历史之解释，吻合了人们的普遍思维——中国社会、中国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聪明、如此消解、如此流畅，让人感受不到人与历史的质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个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以来，他似乎能通过影像俘获每一代中国人的心。在一个情感复苏、重新理解伤痕的80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饱受屈辱的右派知识分子、情欲炽热的西北汉子……在那个电影是主要的娱乐与教育来源的时代，这些形象进入每一个家庭记忆，20岁出头的他就成为全民偶像。在急剧转变的90年代，他又成为倒卖衣服的小贩、鲁莽的书商、漂泊在纽约的音乐家，尽管此时电影院线衰落了，被录像机、VCD取代，但姜文仍进入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他还蜕变成横空出世的年轻导演，穿梭于威尼斯与戛纳。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不同，姜文逃离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黄土地、历史创伤、被遗忘的边缘人……他在庆祝青春与力比多，尽管隐去了幕布背后的残酷与荒诞，在处理历史创痛时，用的是一种戏谑、超现实的视角。他已被称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也有潜质成为中国的赛尔乔·莱昂内或科波拉。

21世纪到来时，他遭遇了短暂挫折，如今却又回到舞台中央。电影再度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涌入影院的观众不再来自一个匮乏世界，他们都饱受过剩信息之苦，培养出老练消费者的挑剔。这挑剔并不意味着直线进步，它可能是新的盲从，甚至失去了匮乏

时代的朴素，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把陈词滥调误作聪明。

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却把握住了这股新潮流。这是令人惊异的成就，年轻一代的观众很少知晓《芙蓉镇》与《红高粱》，那是父辈记忆，按照时髦的说法，几乎算是古代了，与清朝、明朝没太多区别。姜文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不容分说地把手摁在刘嘉玲胸脯上，他与周润发的斗智斗勇，他高速的、无厘头式的对白，快意恩仇后翩然离去的潇洒，都让年轻一代亢奋不已，这就是他们想过的人生，武断又自由。时年47岁的姜文不仅回到中心，还毫不费力再度成为男性荷尔蒙的象征，这象征与22年前的西北汉子不同，后者是莽撞、血性、不顾后果，如今则精明过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遥》尚在拍摄时，就引发高浓度期待，一家新闻杂志连片花也没看过就评它为年度电影。姜文是始终蕴含高度矛盾又始终闪耀的存在，在一个迷恋大众与数量的时代，他表现出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被高度工业化的电影业中，他以彰显个性闻名；在娱乐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悦媒体时，却总传来他激怒记者的消息；当崔健早已唱过“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时，他总是能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引发议论与误解，引来无穷的仰慕。

与众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遥》引起的困惑要多于赞叹。它是一个充斥各种戏仿、隐喻、诠释、夸张、戏谑的后现代叙事，你必须了解足够多的电影史、导演的个人感受与思考，才能更好地进入，否则就像是精美却凌乱的拼贴，你要费力地与自己的分神纠缠。姜文以忠于自我著称，但这一次，这个自我很难让人区分，是华丽还是混乱。

二

人未出现，声已传来，浑厚、富有穿透力，还带着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与胡同名，通往另一个时空。这是《邪不压正》的发生地，经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一步之遥》的上海，姜文将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个侠客在暴风到来前夜的复仇与爱情。

研究地图也是为了去除不安。这个一推再推的采访，令我心生不满。姜文任性，他总是在一个时间确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羁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而他身边的人，也乐于纵容这种任性。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身份，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感，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时，我为他的才华惊叹，他如此年轻时就可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的感受。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某些切片，却不能不惊叹他多年来创造力垒砌的高地。不过年长13岁，他好像比我多经历了好几个人生，在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和动人画面中自如穿越。

随着声音的传来，屋内气氛陡然变化。工作室和宣发公司的人顿时陷入慌乱，他们不清楚姜导将从屏风的左侧还是右侧穿过，场面失序，仿佛一场龙卷风将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的一个描述：姜文在片场时像个“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强壮有力，深蓝色的短袖T恤被

撑满，少许的胡茬儿和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睛又给人一种别样的气息。我们握手，寒暄，我的紧张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镇定变成了真实的镇定，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必定会是一次不糟糕的采访。

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他还邀来我们共同的好友以使见面更为自然。不过，他主导性的风格与传闻中的一样，从寿司的吃法、伊顿公学、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疗，他无一没有看法。所有人也习惯性地附和，他庞杂（未必准确）的知识、确信无疑的口气，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况且，人人也都知道与他争辩的结果。

访谈设置在客厅的窗前，我们并排坐在高脚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长条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闷的高楼，午后的阳光正灿烂。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镜头对着他的后侧面。他把残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说镜头中有酒不好，访问就开始了。

我们的谈话从对时间的感觉开始。“你看，那是尼泊尔使馆，有各种塑料盆，养花、种菜。那边是沙特，他们连树也没有一棵。”姜文指着窗外说。这座涉外公寓与这些使馆一样，带着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

“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